

医史文献

易水学派脏腑议病说及其发展演变

贵阳中医学院 王祖雄

我国宋元时代的张元素，弟子李杲、王好古，再传弟子罗天益，这一直接师承相传，而又各具特色的医家所组成的易水学派，系以脏腑证候的病机及治疗作为研究的中心课题（以下简称为脏腑议病说），并又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一个学术流派。本文试图对易水学派的脏腑议病说及其发展演变，作一初步探讨，并以之就正于同道。

一、脏腑议病说的渊源和规模

南宋医家张元素，字洁古，河北易州（今河北易水）人，为易水学派的开山。著有《医学启源》、《珍珠囊》、《脏腑标本药式》等书。张氏倡“古今异轨”之说，富有革新精神，以脏腑议病说作为其学术思想，其源乃首出于《灵枢》、《金匱》。如《灵枢·邪气藏府病形》篇的“五藏之病变”、“六府之病”，《经脉》篇的“是动病”、“所生病”，《本藏》篇的“二十五变”，以及《金匱·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》篇的“五脏病各有十八”等记载，均属元素脏腑议病说的理论依据。嗣后，相传为东汉华佗所著的《中藏经》内，综合《灵枢》、《金匱》而论述的《论五脏六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之法》凡十一篇，唐代孙思邈著《千金要方》所类列的脏腑虚实病症约数十篇，以及北宋钱乙著《小儿药证直诀》以寒热虚实分析五脏病证等内容，均对元素的脏腑议病说，起着深刻的启示作用。元素接收了前人的学术经验，通过其长期的实践，反复验证，自成了以脏腑寒热虚实分析证候病机和治疗的理论体系——脏腑议病说。不难看出，上述张元素的脏腑议病说，乃远绍《内经》、《金匱》之旨，近承《中藏经》、《千金》、《直诀》之义，复通过其自己的实践，熔铸古今，才有所形成。

张元素对脏腑议病说的研讨，既能得其要领，又较系统条理。如在《医学启源·五脏六腑·除心包络十一经脉证法》中说：“夫人有五脏六腑，虚实寒热，生死逆顺，皆见形证脉气，若非诊切，无由识也。虚则补之，实则泻之，寒则温之，热则凉之，不虚不

实，以经调之，此乃良医之大法也。”此虽重申《中藏经》之说，但他进一步提示人们，进行脏腑议病，应首先将四诊所得的客观临床资料，分清虚实寒热脉证，然后确定补泻温凉治法，这是医者治病的大法。接着，便对人体的五脏六腑（除心包络外），分别从每一脏腑的正常生理、病理变化、演变预后、治疗方药等四个方面，根据《内经》等典籍的理论，结合自己的实践，又系统条理的加以论述，并作出了规范。现举该篇的心脏议病为例以说明之。

“经曰：心者，五脏之尊也，号帝王之称也。与小肠通为表里，神之所舍，又主于血，属火，旺于夏，手少阴太阳是其经也。”这是将心脏的正常生理，如性质、功用、特征等，都概括地反映出来。

“思虑过多则怵惕，怵惕则伤心，心伤则神失，神失则恐惧。”“心虚则恐惧多惊，忧思不乐，胸腹中苦痛，言语战栗，恶寒恍惚，面赤目黄，喜血衄，其脉左寸口虚而微者是也。”“心气实而大便不利，腹满身热而重，温温欲吐，吐而不出，喘息急，不安卧，其脉左寸口与人迎皆实大者是也。”这是将心病的病理变化，分虚实寒热脉证，明确地加以辨别。

“心病，日中慧，夜半甚，平旦静。”“心病，先心痛，时刻不止，关格不通，身重不已，三日死。”这是将心病的演变和预后，突出地予以表明。

“心苦缓，以五味子之酸收之。心欲软，软以芒硝之咸，泻以人参、甘草、黄芩之甘。心虚则以炒盐补之。虚则补其母，木能生火，肝乃心之母，肝母生心火也。以生姜补肝，如无他证，钱氏安神丸是也。实则甘草泻之，如无他证，钱氏方中，重则泻心汤，轻则导赤散是也。”这是将心病的治疗，根据《素问·藏气法时论》的补泻用药法则，参照钱乙对心病的经验用方，具体地制订出较为适宜的药和方。

以上张氏脏腑议病说的内容，既系统条理，又富有经验，联系临床实际，颇有参考价值。此外，张氏在脏腑议病说的基础上还强调了养胃气为本的治疗思想。如在《医学启源·用药备旨》中说：“五脏更相平

也，一脏不平，所胜平之，此之谓也。故云：安谷则昌，绝谷则亡，水去则荣散，谷消则卫亡，荣散卫亡，神无所居。又仲景云：水入于经，其血乃成；谷入于胃，脉道乃行。故血不可不养，卫不可不温，血温卫和，荣卫乃行，常有天命。”张氏这种养胃气为本的治疗思想，以后又成为易水诸家师弟相传的家法。

二、脏腑议病说的发展与演变

关于易水学派脏腑议病说的发展与演变，现按其师承相传的顺序，分述于下。

(一) 张元素入室弟子李杲，字明之，晚号东垣老人，金代真定（今河北保定）人。李杲从张元素学医多年，尽得其传。他对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等典籍，研究极深。李杲在元素脏腑议病说的启示下，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，创立了独特的脾胃论学说，并对内伤病的治疗，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。著有《脾胃论》、《内外伤辨惑论》、《兰室秘藏》等书。在这些著作里，除了阐发脾胃在人体的重要作用外，对于内伤病的辨证与治疗，作了深入的研讨。这又在其师元素一般的脏腑议病说的基础上，别开蹊径，进一步有所发明。现将李杲对内伤病的辨证要点和治疗大法分述如次。

李杲在《脾胃论·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》中说：“脾证始得，则气高而喘，身热而烦，其脉洪大而头痛，或渴不止，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。”并指出：它“与外感风寒所得之证颇同而实异。”这些证候，李杲称之为“内伤不足之病”的“热中”证。为了辨别其与外感风寒表证的不同，李氏在其所著的《内外伤辨惑论》一书中，还历举了“辨脉”、“辨寒热”、“辨头痛”等辨证要点，以资鉴别。如在脉象上，“若外感风邪，则人迎脉缓，而大于气口一倍，或二倍、三倍。”“内伤饮食，则右寸气口脉大于人迎一倍……。”在症状上：外感寒热是“发热恶寒，寒热并作”。“其恶寒也，虽重衣下幕，逼近烈火，终不能御其寒，……必待传入里作下证乃罢”；“其热也，翕翕发热，又为之拂拂发热，发于皮毛之上”。内伤寒热是“但见风见寒，或居阴寒处，无日阳处，便恶之也，……但避风寒及温暖处，或添衣盖，温养其皮肤，所恶风寒便不见矣”；“是热也，……作蒸蒸而躁热，上彻头顶，傍彻皮毛，浑身躁热”。外感头痛是“常常有之，直须传入里实方罢”。内伤头痛是，“有时而作，有时而止”等等。以上外感与内伤的辨证要点，都是李杲从长期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，有其一定的实用价值。

李杲对上述内伤热中证的治疗，按其《脾胃论》和《内外伤辨惑论》等书的记载，它突出地表现为升补脾

胃阳气、辅以泻火散火。其大法约有两端，即甘温除热（或配以苦寒泻火）和升阳散火。前者是以补中益气汤及其加味法（黄芪、甘草、人参、升麻、柴胡、橘皮、当归身、白术，或少加黄柏、生地黄等以滋水泻火）为代表方，以治气高而喘，身热而烦，其脉洪大而头痛，或渴而不止，寒热等证；后者是以升阳散火汤（升麻、葛根、独活、羌活、白芍、人参、炙甘草、柴胡、防风、生甘草）为代表方，以治男子妇人四肢发困热，肌热，筋骨间热，表热如火燎于肌肤，扪之烙手等证。这些治法与方剂，临证时如用之得当，其疗效也是良好的。

(二) 比李杲年幼的王好古，字进之，号海藏，元代赵州（今河北赵县）人。好古先同李杲学医于张元素，后又师事李杲，他在张、李两家学术思想熏陶下，对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等典籍，造诣亦深。他还汲取了历代医家如王叔和、朱奉议、许叔微、韩祗和等的理论经验，通过其长期实践，独创了阴证学说，并治重温养脾肾。在他一系列著作中，以《阴证略例》为其代表作。王好古的学术思想，在脏腑议病说的基础上，发展演变为内伤外感兼论，并侧重在脾肾。

王好古对于阴证的鉴别诊断，极其精审。他在《阴证略例》一书中，历举了阴证常见的一些疑似证，如发热、发渴欲饮冷水、大便秘、小便赤等，进行了细致的辨别。如对阴证见发热的辨别，《阴证略例·阴证发热》中说：“大抵阴证发热，终是不同，须脉沉细，或下利，手足厥。”指明了阴证发热，须有脉沉细，或下利、手足厥等证以为辨。对阴证见发渴欲饮冷水的辨别，《阴证略例·论阴证发渴》中说：“……此等舌干欲饮冷水，抑而与之汤，及得饮汤，胸中快然，其渴即解，若以渴为热，汤能解之乎？”指明了阴证发渴，虽欲饮冷水，但得热汤始解以为辨。对阴证见大便秘的辨别，《阴证略例·论阴证大便秘》中说：“……其脉沉而迟，不能食，身体重，大便反硬者，名曰阴结。”指明了阴证大便秘，须兼脉沉迟，不能食，身体重等证以为辨。对阴证见小便赤的辨别《阴证略例·论阴证小便赤》中说：“……赤如灰汁，色虽如此，但溺时成剂，茎中不涩而快利也。”指明了阴证小便赤，有溺时成剂（指小便量多），茎中不阻塞而畅利以为辨。

王好古对于阴证的治疗，主张温养脾肾，偏于辛热。故在其《阴证略例》中所载的方剂，大多为温补和辛热之品所组成。其典型方剂有三：（1）附子散，治阴毒伤寒，唇青面黑，身背强，四肢冷。组成：附子（炮）、桂心、当归、半夏、干姜（炮）、白术。（2）白术散，治阴毒伤寒，心间烦躁，四肢逆冷。组成：川

乌头(炮)、桔梗、附子(炮)、白术、细辛、干姜(炮)。(3)肉桂散:治伤寒服冷药过度,心腹胀满,四肢逆冷,居沉不识人,变为阴毒恶证。组成:肉桂、赤芍、陈皮、前胡、附子(炮)、当归、白术、吴茱萸(炒)、木香、厚朴、良姜、人参(以上均见《阴证略例·活人阴证例》)。

王氏治疗阴证,虽是主张温养脾胃,偏于辛热,但他在施用时却很审慎。如在《阴证略例·举古人论阴证例》中说:“外阳内阴者,与阳药俱得其生矣,药当从温,不可遽热,黄芪之类是也。”这些用温热药的分寸,是足以效法的。

(三)张元素的再传弟子罗天益,字谦甫,元代真定(今河北正定)人。罗氏从李杲学医十余年,衣钵相传,造诣甚深。所著《卫生宝鉴》一书,以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的理论和李杲的《脾胃论》为依据,并旁采诸家之说,结合其个人经验整理而成,为其代表著作。

罗氏的学术思想,在全面继承李杲学说的基础上,颇有发挥。如他在《卫生宝鉴·名方类集》中论述脾胃所伤和劳倦所伤的病机时,强调了前者有“食伤脾胃”和“饮伤脾胃”之分,后者有“虚中有寒”和“虚中有热”之辨,比起李杲所说,则更有条理。

罗氏尤独详于三焦病证的论述。他认为三焦既可包括五脏六腑,又为“元气之别使”。如元气能充,则脾胃自能健运不息。他并指出,饮食不节,虽是伤及脾胃,但与三焦气机升降失常密切相关。如在《卫生宝鉴·饮食自倍,肠胃乃伤治验》中说:“……今饮食过节,肠胃俱实,胃气不能腐熟,脾气不能运化,三焦之气不能升降,故成伤也。”由于罗氏治病注重三焦病机,故其审证用药,也有辨治上、中、下三焦之分。如在《卫生宝鉴》的“泻热门”和“除寒门”两篇内,就论述了有辨治“上焦热”、“中焦热”、“下焦热”和“上焦寒”、“下焦寒”的区别,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“气分寒热”和“血分寒热”的异同,分别精选了前人的有效名方加以变通使用,如将三黄汤改成丸剂,通治三焦甚热之气;四逆汤通治三焦甚寒之气;铁刷汤(半夏、草薹、丁香、炮干姜、诃子皮、生姜)治上焦寒;龙脑鸡苏丸(龙脑薄荷、柴胡、木通、阿胶、蒲黄、人参、麦门冬、黄芪、甘草、生干地黄)治上焦热,等等。虽然尚不十分完备,但对后世研究三焦病变,是有一定启发的。以上罗氏关于三焦辨治的学说,说明了他元素脏腑议病说和李杲《脾胃论》的启示下,已善于运用两家的理论,又有发展和演变,并自成一说。

三、结 语

如上所述,易水学派的脏腑议病说,通过张元素、李杲、王好古、罗天益等的直接师承和先后努力,对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,在理论上确有很大的提高,在实践中也收到了良好的医疗效果,对于脾胃与肾的先后天之本,以及三焦病变发挥尤多。如张元素既一般地研究脏腑辨证,复强调治病以养胃气为本,并以之作为其师弟相传的家法。李杲继承张氏之说,独创“脾胃论”和“内伤论”,对内伤病的辨证论治,作了精辟的论述。王好古虽是阐发阴证学说,但却非常注重温养脾胃。罗天益继承了李杲的脾胃学说,又独详于三焦的辨治。以上易水诸家的脏腑议病说,开始是一般地研究脏腑病机,继则发展为专题研究,其所提出的理论和经验,均为前人所不及。为此,易水诸家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,似乎可以这样地说,即诊治疾病(特别是内伤杂病),在切实掌握四诊所得的客观临床资料后,应着重辨清其虚实寒热的病机,以作为补泻温清的治疗依据,在很大程度上,还必须注意把握脾胃与肾的先后天之本,以及三焦气机的调治问题,这是治病的关键所在。能如此,斯得易水诸家之奥矣。

我国中医界第一张报纸

《中医报》创刊

为适应振兴中华、发扬中医的需要,我国中医界第一张报纸——《中医报》创刊。它的办报宗旨是:宣传贯彻党的中医政策,及时传递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信息,沟通祖国医药各项成就的情报,普及交流中医药科学知识和学术经验,以推进中医药工作的发展和提高。

《中医报》是一张图文并茂,既具传播各项信息,又有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介绍,兼顾科学性、实用性、通俗性、资料性、趣味性的专业性报纸。每期并有一定篇幅登载近期期刊或会议论文文摘,和轮刊“长寿之道”“气功养生”“饮食保健”“咨询服务”等副刊。适合广大中西医务人员和业余爱好者阅读。

《中医报》为四开报,每旬出版一期,每月三期。定价每期五分,每月一角五分。1985年4月起在国内公开发行,全国各地邮政局(所)均可订阅。报纸代号,31—32。